

第二十一回

宋江归顺获大捷
童贯征辽遭败绩

梁山好汉齐聚，商定航海南行，伺机袭击淮、扬（淮河与扬子江的下游地区）等富庶地方，指日启程。宋江带领党羽数千人直奔海边，恰好有几十艘商船停在岸边，被宋江等人一声吆喝，跳至船上。船上的人大多丢了性命，只有水手被留下驾船，但须听从宋江的指挥。船向南行了一阵，忽有水上巡卒欲来盘查，宋江唯恐露出破绽，于是先行动手，驱逐巡船，不想又有兵船多艘前来围剿，宋江抵抗不住，便指挥党羽冲开一条血路，向大海奔去。大约行驶了几十里，看到后面已经没有官兵追来，宋江等人才敢靠岸下船，在一个海岛上暂作停留。

后来，梁山好汉一帮人陆续带着几只残破不堪的船只，十分狼狈地与宋江相会。众人都垂头丧气，一言不发。宋江清点手下，发现损失了很多，不禁号啕大哭。军师吴用在一旁劝道：“大哥哭也没有用处，现在很多弟兄都被官兵捉了去，必须赶紧想办法，保全他们的性命才是。”宋江这才停止哭泣，含泪说道：“这么大一点的海州（在今江苏连



云港)城,就有这么多精兵猛将。我这就去通知卢俊义兄弟,让他带上山寨里的所有兄弟前来,和这些官兵决一死战。”吴用连连摆手:“万万不可!大哥曾经见过那些官兵军队的旗帜,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斗大的张字?”宋江点头说:“是正好有个张字,究竟是何人?这么厉害!”吴用回答:“恐怕是张叔夜吧?”说到这里,阮小二上前应道:“的确是这个张叔夜。”吴用恍然大悟:“既然是他在这里,我们恐怕很难打得过他们,不如就此归顺吧!”宋江愤然道:“难道去投降不成?”吴用说:“识时务者为俊杰,投降可以保全兄弟们的性命,请大哥不必再疑虑!”宋江答道:“如果真要采用这个策略,也必须有人来当通信的使者。”吴用上前说:“我愿意前往。”宋江迟疑不答。吴用又说:“兄长您尽管放心,就让弟弟我前去,保管成功。”说完便上了另一条船,向海州驶去。

宋江等了半天还没见吴用回来,心中忐忑不安。转眼间,夕阳已下,天色将昏。他登上船头,向西遥望。只见江中烟雾迷蒙,残霞映着江波,远处隐隐约约有一艘小船自东而来。想是去船已归,心中稍定。待船驶近,果然看见吴用坐在船中,宋江立刻呼喊,吴用应声而起。宋江问及情形,吴用说:“还是先恭喜兄长,兄弟们都关在牢里,明天就要押往东京(今河南开封),幸亏今日赶去请降。张知州已一概允诺,并让我等助征方腊。弟弟我已斗胆与约,明晨就偕兄长前去,与他们会合。”宋江无奈地答道:“事已至此,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翌日清晨,宋江、吴用率领手下的头目数名,乘船来到海州。见了张叔夜,只听他和颜说道:“你等皆大宋子民,应知道朝廷恩德,之前不服吏命,想必是被官吏所逼。但背叛官吏,不应该背叛朝廷,即使有贪官污吏,逞虐一时,终究是难逃国运,你等何不耐片刻,免为大逆



不道之人呢？古人有言：‘既往不咎’，你等前日为非，今日知悔，我一定替你等保奏朝廷，令你们征讨方腊，成功以后不但可以洗清前罪，又是忠臣义士，生时受皇帝嘉赏，死后流芳百世，岂不名利两全？”宋江等听这些议论，纷纷感激涕零。张叔夜又将俘虏放出，申诫数言，宋江等人均叩头泣谢。于是宋江准备回到梁山泊，集结手下人马，一同前往江南，投奔官军，为朝廷效力。张叔夜与宋江拟定了他们投军的时间，宋江等人拜谢而去。

宋江回到梁山泊，当即毁去各个山寨，并且解散了兵卒，只剩下亲信一百多人，共同赶赴江南。在浙西境内的江涨桥，宋江与方腊部下方七佛的人马交战。双方僵持，不能决出胜负，宋江于是率领众人杀入敌阵，一阵猛冲，将方七佛的兵马打退。当时遇着了辛兴宗，宋江赶忙将张叔夜的手札呈上，辛兴宗看完信，便说：“既然是张知州派你到这里来，你就暂且留在军营中，等候差遣。”宋江说：“我等来此投军，愿为朝廷效力。现在浙西一带，长期忍受贼寇之苦，为何不立即南下，规复杭州？”辛兴宗注视着他，良久才说：“恐怕没有这么容易。”宋江说：“我等愿做先锋军，前往攻打杭州。”

辛兴宗瞋目说：“你有多少人马？”宋江回答：“一百余人。”辛兴宗冷笑道：“一百多人也想攻破杭州城吗？”宋江说：“还需仰仗统帅派兵接应呢！”辛兴宗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照你说来，仍需要我的军队出力，那何必劳烦你们前去？也罢，那我便拨出部分兵马，带你的人马一同前去，看你们如何攻破杭州。”宋江愤懑交迫，亏得吴用等人美言几句，答应着出去了。宋江带领百余人先行登程，击退沿路的守兵，逼近杭州城下。官军随后到达，并不敢接近城门，只在十里之外驻扎下来。



宋江与吴用商议道：“看来官军是靠不住的，我们只有百余人，就算个个拼了性命，怕也攻破不了这座坚固的城池啊！”吴用也皱起眉来，半晌才说：“我们暂且撤退，慢慢商议一下吧！”过了两天，朝廷派大将王禀领兵到来，王禀说：“此城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攻，现有侦卒来报，钱塘江中有反贼的粮食运到，我想派诸位同去夺粮，若能得手，守贼无粮可依，当不战自溃了。”吴用突然拍手说：“不必夺粮，这样就可以夺城了。”王禀连忙询问他有什么计策，吴用让左右侍卫都退下，秘密地与王禀说了几句话。

王禀听后大喜，宋江、吴用返回大营，立即命人假扮船夫，又让扈三娘等人假扮成船主的妻子，并将兵器、火炮、弹药等物品装入袋中，冒充粮食，再用军船运载，从内河绕到外江，跟随在反贼的粮船后面。恰好那时城中的守贼打开城门让船只进入，各种粮船一个接一个地入城，假粮船也得以尾随其后进城。等船只都入了城，城门就又关闭了。反贼们正要一艘艘船检验查看，忽然接到情报，有官军前来攻城，于是就急忙登上城门抵抗官军。官军猛烈地进攻一直到晚上，守贼只顾得上作战抵抗，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粮船。梁山好汉们乘着这个机会，将袋中的兵器、火炮、弹药全都偷偷地运出来，下船登上岸，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燃放了信号弹。霎时间，全城的人像炸开了锅一般不得安宁，方七佛赶忙下了城门去巡逻。

城门上的防守顿时松懈下来，只见那梁山泊的武松等人驾起梯子已经登上了城门，守贼纷纷逃走。王禀带领众人随后进入城内，杀贼无数。方腊的部下料想无法支撑下去，于是打开南门，向西逃去。武松看见方七佛逃出来，立刻飞奔追赶。他也来不及叫上同伙，只是大胆地骑马奔

驰前进。方七佛手下尚有几十人马护送，回见背后有人追来，欺他只有一个人，便掉转马头与他交战。

武松虽然力气很大，究竟势单力薄，双拳不敌四手。打斗了几十个回合，他左臂上忽然被砍了一刀，痛得险些晕倒在地。方七佛跳下马，招呼随从要来取武松的性命。忽然迎面吹来一阵狂风，吹得人头晕眼花。可巧张横等人赶到，你一刀，我一斧，杀死了七佛的从骑。武松见有帮手，顿时精神陡振，将方七佛擒住，牵押而归。

等到返回城中，余贼已经荡尽，张横将方七佛推到军前，由王禀验明身份。众人摆了香案，剥去方七佛的衣服，将他作为祭品，祭奠死伤的兄弟。辛兴宗等人到了杭州，由王禀迎接，进入城内。王禀介绍了破城的情形，并归功于宋江、吴用等人。辛兴宗说：“宋江本来就是大盗，此次虽然有破城的功劳，也只不过是抵他之前的罪行罢了。”

第二天，官军各将士计划进攻与杭州相邻的睦州，宋江等人入厅告辞道：“我等一共有一百零八人，义同生死。今已多半阵亡，为国捐躯。虽是臣民分内事，但为友谊起见，不免感到悲痛。况且众兄弟也大多疲乏，情愿散归故土，还望各位统帅准许！”王禀惊问道：“你等不愿随攻睦州吗？”正说着，见武松已断了左臂，用布包裹着走上前说：“看我已成废人，兄弟们也大多受了伤，如何能够攻打睦州呢？”王禀迟疑半晌，才说：“壮士们既然已经决定要各自归家，我也不便强留。”说到这里，立即命令军官拿出一些白银，散发给众人，作为路费。

王禀等人已经平定了杭州，于是水陆大大畅通，直接向睦州进发。方腊闻报，不觉心胆俱落，急忙撤退到清溪（今浙江淳安）。睦州反贼打开城门出战，王禀率先策马杀敌，辛兴宗等人率军在两侧夹击，任凭

反贼如何的强悍，也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弃了城池逃跑了。各军队陆续取得胜利，计划会合全军，互相协助攻打清溪。官军此时总算是马到成功，一举就可以消灭方腊了。

王禀专门攻打清溪，斩杀了一万余敌人，却仍未找到方腊的下落。王禀手下有一名小武官，手持戈矛，挺身而出，带领数人暗中来到溪谷，遇到一位农妇，就向她询问方腊的去向，这位农妇竟向他指明了道路。于是他直接杀向贼窝，击退数十人，大胆地冲进去，却见方腊还在寻欢作乐。他不由大喝道：“反贼快来，看我怎么将你制服！”方腊瞧见，拔出刀来和他打斗，才战了几回合，就被这名小校用戈刺伤，活擒而出。这名小校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韩世忠。韩世忠捉住方腊，刚走出贼窝就碰到辛兴宗领兵来到，他命令韩世忠放下方腊，又让手下军士将他缚住，自己带兵，再次进入贼窝，搜出了方腊的妻子、儿子及手下将士等五十二人，一并绑起来带了回去。后来上表奏捷，只说方腊是自己擒住，把韩世忠的功劳略去不提。方腊被押往京城，凌迟处死，妻儿都被砍头。

这时，金主统师入侵辽国中京（今内蒙古宁城县）。辽军一见金军，都弃城四处逃散。而宋朝这边，敌贼刚刚平定，徽宗对用兵也已经厌烦。但此时，有大臣进言道：“辽国将亡，我大宋如果不去占领，燕、云（今北京、天津全境，及山西、河北北部，共有十六州）必定会被女真占领，如此一来，中原一带的土地，从此就再无归还之日。”无奈，宋徽宗于是决定下旨出兵，命童贯率兵十五万，向北进军，遥应金人。且与金达成盟约，夹攻辽国。

但宋军兵分东西两路进兵，先后都战败了，童贯正在想办法应对，忽闻辽国使者来到，他立刻请进与见。来人对他说：“女真背叛本朝，

应当也被你朝所仇视。本朝方拟倚宋朝为后援，为何贪图一时小利，弃百年交好，与豺狼一般贪婪残忍的国家做邻国，为日后留下祸根呢？要知道救济受灾的，体恤相邻的，是从古至今都遵循的道义，还望大国通盘筹算，勿忘古礼，勿貽后患。”童贯当下支吾对付，只说应当奏闻朝廷，再行回复。辽国使者自行回去了，部下种师道再次请求与辽国讲和。童贯仍不采纳，反而暗中向朝廷报告种师道与辽国串通，阻碍军队事务。种师道果然被换，但不久童贯接了徽宗诏书，不得不暂将军队撤回。

不久，辽主耶律淳病死。权臣萧干等人辅佐萧氏为皇太后，主管军政、国家大事，并拥立天祚帝耶律延禧的二儿子秦王定为皇帝，改年号为德兴。自此以后，萧干独自一人掌握大权，人心不能统一。消息传到了大宋朝廷，朝臣又向宋徽宗上奏，请求向北出兵。徽宗只好又命令童贯等人整顿军队，再次带兵出发。

刘延庆遵照童贯的命令，向北进发。行进到良乡（在今北京西南），遇到辽国的萧干率领大队人马冲来，只是稍稍交战了一阵，刘延庆就吃了败仗，撤退后，闭营不出。不久又听信谋臣之计，派大将领兵六千人，趁着萧干出外，前去偷袭燕京（今北京）。不想辽军守将已得知消息，秘报给萧干。宋军虽入燕城，却很快被萧干率精兵击退。宋军前后受击，刘延庆答应的援兵也不见前来，只好拼命突围而去。萧干却又使了一计，毫不费劲地攻下了宋军军营，刘延庆只好撤退。

童贯两次失败，无法再图燕地，又害怕徽宗责骂，进退两难。于是心生一计，暗中派人到金国，请求他们出兵与自己的军队夹攻燕京。金主也派人到宋国，以出兵失期相责。宋徽宗于是派人前往金国，金主说：“汝国与我国约定，要攻下燕京，至今尚未成功，反而要我出兵相助。





试想连区区一个燕京都不能拿下，还想要剩下的十几个州吗？我现在出兵攻打燕京总可得手，但我所取之物应归我所有。不过之前我们有约定，我不能忘记，灭掉燕国以后，我会把燕京以及蓟、景、檀、顺、涿、易六州都给你们。”

前时约定实为十七州（燕云十六州加新设的景州），如今只答应给六州，除此之外，言说“寸土不与”。宋使无奈而退，回报徽宗。不久，金主分兵三路进攻燕京。辽国萧后写信向金主表示，愿为附庸国，但金主并不答应。萧后于是派大军把守居庸关（在今北京昌平）。金兵到了关下，辽兵正想出兵抵御，没想到山上的石头竟无故坍塌下来，压死了很多人。众人惊恐喊着，纷纷后退逃跑。金兵于是越过居庸关，向南进发。辽国的统军向金兵送款投降，金主遂进入燕京。辽国宰相大臣恭敬地捧着奏表到金营请罪，金主一律赦免，令守旧职，并派人安抚燕京地区的各个州县，只有辽国的萧德妃和萧干乘着夜色逃走了。

回评

方腊之乱，虽残破六州，终究是小丑跳梁，容易荡平，但竟还需要调兵至十五万，前后劳师至四百五十日，才得穷溪荡穴，削平叛逆，且究其擒贼之功，实出于小校韩世忠之手，余将皆无，那童贯就更不用说了。童贯却一再居功封赏，何其谬也！未几又有征辽之役，是以为有前之小胜，就无功不可成了吗？哪知辽虽为强弩之末，敌宋尚且有余，一出即败，再出复溃，不能制辽，安望制金？惜不知若辽灭亡，宋之灭亡也将随之而至啊！



第二十二回定内禅皇帝东奔
乞和盟宋朝中计

金既已占据辽地，便与宋订立和约，让宋朝将给辽国的岁币四十万，转给金邦，更加了其他税钱若干，宋臣无奈，只得从其议。不久童贯等人奉命入燕交割，谁料到燕京城内，所有职官富民子女玉帛，统已被金人掠去，单剩了一座空城。其余五州，情形也相似。回朝后，童贯却上奏称：“燕城老幼，都伏在道上相迎，焚香祝陛下长寿。”宋徽宗因此特下赦诏，又大赏诸将臣。

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六月，金国平州（在今河北）留守张穀（gòu）叛变归宋。此人本为辽将，金灭辽后，仍令其任职平州，他见当地百姓不胜困苦，便以平州归宋。金国哪肯善罢甘休，立即派人带兵前去攻打。张穀遭遇埋伏被击败逃至燕京，平州都统打开城门向金将投降。金将派出使者进城，不料城中的士兵又杀死金国使者，关闭城门坚持防守。金将大怒，一面带领军队围城，一面向燕京索要张穀。宋臣王安中藏起张穀，又将长相和他相似的士兵杀了一个，交与金兵。金人哪里就受了骗？



很快掷还人头，扬言要带金兵攻打燕山。王安中十分害怕，奏准徽宗后，便用绳子把张穀的人头交给了金兵。

俗话说，兔死狐悲。燕降将见张穀已死，相率泣下。于是一时间流言四起，个个自危。当时金国国主旻（mǐn）生病去世，他的弟弟吴乞买被拥立为王。吴乞买尊阿骨打谥号为武元皇帝，庙号太祖，改年号为天会。宋朝派使者前往祝贺，并请求得到山后等州。金主晟新登上皇位，不想拒绝宋朝。这时，一辽将骑马还都，立即进入朝堂阻止金主。于是，金主只许诺割让两州，另外索要宋使许诺的二十万石粮。宋朝使者答道：“此前口头上的许诺，哪里足以作为凭证？”因而拒绝了金国使者。金人怒其无礼决定起兵南下，大有危及燕地的势头。徽宗仍然让童贯担任要职，出兵御辽。

这时，国库余下的钱早已用完。童贯讨伐辽国时，已经命令宦官增收租金、赋税，还命人增加税率，制造钱币。此时，因为燕地打仗需要粮食、钱财，徽宗就下令在全国各地征召数十万民兵。然而，各地百姓都不愿参军打仗，朝廷就下令让不服兵役的百姓交钱，每人三十贯。还设定了百姓交钱的期限，但最后收上来的还不到二万成串的铜钱。由于连年打仗，老百姓吃都吃不饱，哪里还有钱上交。因此百姓痛苦不堪，怨声载道。

不久，金国使者来到东京（即今河南开封）。东京官员置办筵席招待。为夸耀大宋财富，每次饮宴都将珍贵的宝物陈列在座位四周。大宋的官员哪里知道金人早已虎视眈眈，听说东京繁华富裕，恨不得马上吞并，囊括而去。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十月，金主命人兵分两路南侵。而这时宋徽宗仍昏庸懦弱，竟命童贯前往金国商议索地事宜。



童贯胆小如鼠，走到半路就不敢再前进了。这时金兵已连下二州，直接南下攻打太原了。太原知府带领将士登上城门，全力固守，金兵进攻不下才行退去。河东路已失二州，燕山府（原燕京一带，归宋后更名为燕山府）又遭金兵入侵。干离不等人进攻燕山府，知府蔡靖就与部将郭药师商议，命令他带兵出城抵抗金兵。郭药师早就生了异心，不过因为蔡靖坦诚相待，他才不忍心背叛，此时就与部将率领四万五千名士兵前去迎战。然而金兵派来了最强劲的部队，郭药师料想不能阻挡，所以还未交锋就先撤退了。他被金兵追杀了一阵，最后退回城里。金兵追赶到城下，郭药师竟然挟持蔡靖出城投降。金将得到郭药师的帮助，燕山州县当然都归顺他。于是金将便把郭药师作为向导，军队迅速地向南方推进，很快就逼近黄河。

金兵逼近都城的警报飞速传到了大宋朝廷。宋徽宗急忙命令内侍率领禁军，前往黎阳（今河南浚县）把守。他又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，监理国事并下诏天下勤王。这时，有大臣上奏说：“今日事情危急，应先降罪诏己，改革弊端，才可挽回人心，协力对外。”宋徽宗当即令其起草诏书，并颁布天下。徽宗又命宣谕使（专掌宣读朝廷旨意的官员）号召各路兵马前来护驾。无奈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宫廷内外时闻警报，人心惶惶。徽宗想要向东逃跑，就准备命太子留守东京。大臣李纲谏言，请徽宗传位于太子以定人心，再发动四方军队以死捍敌。他还以血书上奏，徽宗深受感动，第二天上朝便下诏传位给太子赵桓，自称道君皇帝。退朝后，徽宗召太子到殿中见面。太子进入殿中，哭泣着坚决推辞，徽宗不允。于是太子登上帝位，这就是宋钦宗。

第二年（1126年），改元靖康。正月初一，宋钦宗正在大殿接受群

臣的祝贺，忽然听说金将已连下二州，而宋廷的禁军则在黎阳大败。此时，宋将退守滑州（在今河南安阳），宋廷上下一片惊慌，不知所措。那群误国奸臣们纷纷捆绑行李，收拾财物，用大车小车载运娇妻美妾、爱子宠孙，一股脑儿地争着出走。其中，跑得最快的要算太宰（左丞相）王黼(fǔ)，第二个就是大臣蔡京。连太上皇也准备行李，想要向东逃跑了。

兵部侍郎（副主事）李纲请求诛杀王黼等人以护国威，正军心。宋钦宗于是就降了王黼的官，把他放逐，暗中又派武士诛杀他。没多久，南下的金兵已赶到黄河岸边，河南守桥的士兵遥见金兵旗帜，立即毁掉吊桥，四散奔逃而去。金兵找来小船渡河，骑兵渡河五日，又渡步兵；一直未见宋军前来拦截。金兵大笑道：“宋朝可谓无人。哪怕只用一两千人守河，我们也不能安渡啊！”渡河完毕，金兵紧接着就进攻滑州，宋军守将听到风声后早就逃跑了。消息传入宫廷，太上皇急忙命令向东行进，随后整军离开国都。掌全国兵权的枢密使童贯畏惧与金兵交战，便以护驾为名，率领禁军跟随离去。太上皇过浮桥的时候，很多士兵号哭着，不断追赶拉扯。童贯担心行进不够快而被金兵追上，于是命令禁军用弓箭射退了桥上拥挤的士兵后方才离去。

宋钦宗送太上皇离开了国都，大臣们也都劝宋钦宗移驾，暂时躲避战火。只有李纲再三上书劝阻，奏中称：“六军亲属均在都城，万一中途散去，何人保护陛下？况且寇骑已近，若驱马疾追，陛下危矣！”宋钦宗无奈留下，又任命李纲担任尚书右丞（副相）、东京留守（皇帝不在时负责守卫京城的官员）。李纲急忙修理都城四面的城墙，赶制作战用的器具。一切刚草草完工，金兵就已经来到城下，占据了都城西北畜养马匹的牟驼冈，夺走两万匹战马。

宋钦宗赶紧召集群臣商议和战事宜。李纲主张决一死战，时任少宰（右丞相）的李邦彦主张屈膝求和。宋钦宗竟听从了李邦彦的计策，命人前去金营中求和。哪知金兵抢先攻城，幸亏李纲事前预备，运来了山石堆叠在城门前，坚不可破。到了夜间，他又暗中召集了一千人作为敢死队，杀入金营。这让干离不也疑惧起来，命令士兵暂时撤退。

第二天，金国使者入朝面见钦宗说：“先朝之事可不必再计，今应重立誓书修好，愿遣亲王、宰相赴我军议和。”钦宗允诺，下令让东京副留守李昉与金使一同前去。李纲入谏，请求代为前去，钦宗不允。李昉进入金国军营，只见金将在南面坐着，两旁站列的士兵都带有杀气，不觉间胆战心惊，慌忙再拜一次，竟跪倒在帐下，用膝盖行至金将座前。金将拿出一张纸，扔给李昉说道：“这就是议和条款，你拿去吧！”李昉吓得冷汗直流，捧着那张纸赶紧退出。第二天早上，金兵又攻打了天津、景阳等城门。李纲亲自监督作战，金兵又再一次退去。李纲赶紧入殿内商议战事，此时钦宗皇帝正在与李邦彦等人商量和谈条约的事情，于是凑过去看个究竟。他看到和约上一共列了四条：

一、要求宋国交出黄金五百万两，白银五千万两，牛马一万头，绸缎一万匹，作为赏赐军队的费用。二、要割让中山、太原、河间三镇。三、宋国皇帝应当以对待伯父的礼节侍候金国国主。四、必须以宰相及亲王各一人作为人质，送到金国。

李纲看完条款便大声抗议说：“金人这不是在勒索吗？我们怎么能顺从呢？”李邦彦说：“敌临城下，宫庙震惊，若要退敌，只能勉从和议。”然而李纲仍奋然驳斥，请钦宗再遣辩士磋商，拖延时日，等候勤王之兵。但李邦彦等人则言敌人狡诈，坚持和议。钦宗命李纲出去巡城，不久便

派人与金国使者一同前去，并一口答应了条约的要求。随即，钦宗一面筹集金银，一面将康王赵构、太宰张邦昌送入金营为人质。

但是宋朝全力搜刮京城军民官吏的金银财物，也只得黄金二十余万、白银四百余万两，金人十分不满，又开始大肆劫掠，百姓深受其苦。就在这时，宋将马忠从京西召集兵马加入了京城护卫军。宋钦宗立即命令李纲打开安上门迎接他入朝，又对他委以要职。不久，河北、河东宣抚使种师道率军前来，大臣姚平仲也带来了兵马护驾。钦宗下诏命姚平仲为都统制统领战时各军。姚平仲对皇帝说：“和不必战，战应从速。”于是，他们就制定了快速作战的计划。

计划已定，等到半夜，姚平仲率领步、骑兵一万人，径直朝金兵的大帐杀去。不料冲进去后，竟然是一座空营，宋军急忙退还，可是已经迟了，四面埋伏的金兵已经呼喊杀了出来，干离不亲自指挥兵马前来包围宋军。李纲得到消息后，立即率领诸将出兵援助。半路上，刚好遇上金兵乘胜杀来，他急忙命令士兵用神臂弓向敌人射箭，金兵这才退去。

金将回营后，召来宋朝的康王赵构、张邦昌入帐，并以宋兵偷袭军营为由而怒骂他们，大声咆哮。张邦昌害怕到了极点，竟然哭了起来。康王赵构独独挺直了身子，一动不动，神色轻松平静。金将私下对部属王汭(ruì)说：“我看这宋朝亲王，恐怕世代家里都是当兵打仗的，否则怎么会这般大胆？你这就去宋朝国都，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袭击军营，然后让他们换一个其他的亲王来做人质。”

金使王汭立即奉令入东京，如言告知李邦彦。李邦彦说：“用兵劫寨，乃是姚平仲、李纲的主意，并非出自朝廷，今姚平仲已经畏罪远逃，只有李纲还在，我这就上奏钦宗皇帝，即日罢免他的官职。”王汭这才



离开了。李邦彦进入朝堂片刻，就有诏书免除了李纲的官职，并派人到金国军营致歉。这时宣德门前忽然聚集了许多官兵、百姓，顿时喧闹不堪，朝廷急忙命令门下侍郎（副相）吴敏前往巡视。吴敏不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手里拿着太学生所写的奏章，呈给宋钦宗。

吴敏待宋钦宗阅毕，就上奏说：“官兵和百姓有一万人，齐聚在宣德门，请求陛下仍然起用李纲。”钦宗皱了一回眉，但无奈还是下旨召来李纲，恢复了他的官职，令其守卫京都。这次太学生等人请求皇帝留用李纲，朝议以为是非法滋事。程颐、程颢门下弟子杨时就上奏说：“太学生们都对朝廷很忠心，并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只要选择一位老练成熟、有良好声誉的读书人，任命他为监督，自然就不会再有这种超出法度的事情发生了。”宋钦宗立即让杨时兼任国子监祭酒。

不久，金营让宋使回到东京，再次让王訥来催促宋廷割让三镇给金国，并更换一个亲王作为人质。宋钦宗于是命令宋徽宗的第五子肃王赵枢去当人质，并下诏割让三镇给金国。干离不接见肃王，将另二人放还，又闻李纲复用，守备严固，乃拔营北去。恰好姚平仲之父姚古、种师道之弟种师中等带领西军精锐进城支援，种师道和李纲请求皇上下诏，发兵追赶金兵。张邦昌认为不可，却下令让他们带兵回到镇上，并且免除了种师道的官职。

很快，金国使者又至，说是奉了金将粘没喝的命令前来索要金币。宋臣说他的要求无礼，便拘押了来使。粘没喝立即分兵来攻，宋朝将军李植投降，金兵于是攻下了隆德府（即今山西长治）。宋钦宗以为金兵还没有回去，就召集群臣商议三镇是否应当割让。大臣徐处仁说：“敌人既然已经破坏了盟约，为什么还要再割让三镇给他们？”另一位大臣



也附和道：“三镇绝对不可以放弃。”这样，宋钦宗又改变了计划。

于是，钦宗重新下了诏书，起用种师道为大将，又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（负责掌管沿边军事），率领军队支援太原，并令种师中为副将，率兵作为后援。种师中带兵渡河，把金将赶出了北疆，才下令撤回军队。姚古也攻下了隆德府，恢复了宋廷的统治。宋钦宗闻得捷报，心中顿觉安慰。宋钦宗按照仪式，立皇子赵谌（chén）为太子。大臣杨时上奏检举揭发童贯等人罪行，侍御史（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副主事）又竭力论述蔡京父子的罪恶，于是钦宗就罢免了蔡京、童贯等人的官职，赐蔡京的儿子自尽，其党羽也接连治罪。

只是大宋朝廷欲守三镇，驱逐强寇，只是战备未修，边防不固，每日催促姚古、种师中等进军太原。然而太原一战，宋军败绩，种师中阵亡，金兵于是又开始分道进攻了。

回评

因小利而忘大祸，常人且不可，况一国之主乎？张穀请降，徽宗竟不顾得罪金国而将其接纳，待到金国兴师问罪，却又将张穀斩首奉上，不仅已失去了与金国之通好，又失去了降将的归附之心。祸患从此已始，而金兵南下，国土尽失，徽宗却又转而卸责于太子，自行东奔避敌；钦宗临危受命，却也只知求和。试想此时文尚且有李纲，武尚且有种师道，并有勤王兵一二十万，接踵而至，与其偷生以苟活，何若拼死以求存！

第二十三回

主和议京城失守
中奸计北宋灭亡

金兵乘着大胜的气势一直向前冲杀，很快就与姚古的部队相遇了。姚古的人马不堪一击，刚刚交战就溃败了。姚古撤退到隆德，拼死防守。种师道听说弟弟种师中战死了，悲伤至极，上书说要告老还乡。其他宋将也接到种师中战败的消息，惊惧万分，纷纷上言说不如放弃三镇。但李纲主张坚决不能撤退，宋钦宗就任命李纲为宣抚使（镇抚一方的军政长官），刘韐(gé)为副使去接替种师道。李纲留在河阳十几日，训练士卒，重整器械。之后，他又到了怀州（在今河南焦作），督造了许多战车，誓师御敌。刘韐恃勇先进，金人并力与战，刘韐大败而回。宋将数人再带领兵卒十七万，突袭金人军营，小得胜仗。但次日交战却遭大败，损失数万士兵。朝廷闻知，再发诏令，命李纲马上回京，又任命种师道接替李纲。

起初，肃王赵枢去金国当了人质，宋朝廷也扣留了金国使者萧仲恭和副使赵伦。萧、赵都是辽国以前的大臣，投降金国后做了高官。赵伦